



电影文学剧本
赵 明

美丽的伊犁河



35.7
5



美丽的伊犁河

赵 明

群众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3.25印张 69千字 插页2
1982年6月第1版 1982年6月贵州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0067·264 定价：0.28元
印数：00001—14000册

内 容 提 要

这部电影文学剧本，写的是我新疆地区伊犁河畔某公安局，在少数民族群众的协助下，与苏修克格勃派遣的敌特分子，展开的一场激烈斗争的故事。剧本中塑造了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深谋远虑的公安局长，机智勇敢的侦察人员，以及凶恶狡诈的敌特分子。剧本着重刻画了我公安战士、秘密侦察员塔伊尔和他的恋人曲曼古丽的形象。

剧本语言朴素，具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特色。

人 物 表

县公安局人员：

局长 维古尔 维族
副局长 热木扎 哈族
教导员 韦钦海 汉族
侦察股长 关连才 锡伯族
预审股长 司马益 维族

捕特英雄：

塔伊尔 维族
哈萨克拜 哈族
巴特尔 哈族
布尔布尔汉 哈族（巴特尔姐姐）
马合力帕 哈族（巴特尔妈妈）

积极分子：

帕丽黛 维族（塔伊尔姐姐）

一般群众：

玛依努尔 维族（塔伊尔母亲）
曲曼古丽 维族（塔伊尔爱人，艾立沙旦女儿）
艾立沙旦 维族（塔伊尔岳父）
库尔班阿吉 维族（塔伊尔同学）
阿有汉 维族（曲曼古丽同学）
阿依霞木 维族（麻木提爱人，曲曼古丽同学）

苏联克格勃人员：

少将 马尔柯夫 大俄罗斯人

中校 艾尔肯 哈萨克

派遣特务：

乌斯满 哈族（密名“豹子”）

夏米西丁 维族（原名，阿力玛斯“金钢钻”，塔伊尔
表兄）

瓦夏 回族（广西潜伏组）

维佳 汉族（广西潜伏组）

区内发展特务：

麻木提 维族 （塔伊尔同学）

在伊犁河谷阿帕尔大草原上，斜阳高照，百草丛生，繁花盛开，禾麦黄熟，牛羊盈野。远山白雪皑皑，近水波光粼粼。

一个身穿黄上衣，满嘴长胡子的哈族人，骑着大黑马，拼命向西奔跑，马身上汗水淋漓。在他的后面三五十步远，一个身穿青条绒上衣，头戴高统卷沿白毡帽，四十多岁的哈族牧工，骑着枣红马猛追。再后面则是一大群穿着各色服装，骑着各色马匹，手里拿着长短不齐的棍棒刀叉，参差不齐地尾随着奔跑。

“是赛马？不象；是叼羊？也不象。”一个哈族老汉，手里提着个冬不拉，站在一座毡房前，望着远远跑过来又跑过去的人马，自言自语地说。

“是坏人！报公安局去！”骑枣红马的哈族牧工跑到老汉面前高喊。

察霍昭伊县公安局会议室，墙上挂着一幅中国大地图。维古尔局长，一个身材魁梧，面目端正，表情严肃的中年维族人，指着地图对围坐在长条桌子边的几个局领导干部说：

“小霸权主义者，不断在南方挑衅，大霸权主义者也在北方向边境集结，形成南北夹击的形势，看来今年‘汛期’不比往年……”

“网一张就抓住了几条小鲨鱼。”侦察股长关连才，一个

锡伯族漂亮小伙子，有点得意地插了一句。

“后头还可能有大鲨鱼哪！”教导员韦钦海，一个带着银丝眼镜的汉族中年人，不动声色地接下去说。

“看来，要有一场好斗！”维古尔局长扯下一条报纸边，抓了一把莫合烟，撒在上面，两手卷搓着。

“可惜，我们边防设施太差了！”副局长热木扎，一个短粗个，四方脸，皮肤白里透红，性格活泼，四十多岁的哈族人，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你看人家，几公里一座岗楼，有三道铁丝网，一条检迹地带，一条巡逻公路，有警犬，有直升飞机……我们呢……”

“我们的边防是建立在群众的心坎上。”韦钦海打断他的话说，“每一颗忠于祖国的心，都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

“他们有他们的优势，我们有我们的优势；他们有铁丝网，我们有心防。”维古尔局长接着说。

“做好调查研究，做好群众工作……”韦钦海话还没有说完，电话铃响了。

关连才走去接电话。

“我是公安局呀！……啊？抓住一个特务！……好。”

关连才走过来对大家说：“派出所来电话，胜利公社抓住一个入潜特务！”

“这是第几个啦？”维古尔问。

“汛期以来第四个。”关连才边走向自己的座位边回答。

“够你折腾了，预审股长同志！”关连才望望预审股长司马益又说，“只是别把自己折腾垮了！”

“垮不了，有老伴给煮热热的奶子茶，喝上一碗，就有精神了！”热木扎显然又在给加劲。

司马益，一个四十多岁，中等个，干瘦脸，有几根白头发的维族人，苦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

“走，到现场看看去！”维古尔站起身来，大家也随着站起身来，走出门去。

维古尔、韦钦海、热木扎、关连才坐上一辆北京吉普，沿着平直的柏油公路风驰电掣似地向胜利公社急驰而去。路两边整整齐齐的两排参天白杨树，一闪而过。

当维古尔等人来到胜利公社派出所时，院内，办公室内都挤满了各族男女老少。维古尔等人与公社干部，派出所人员，捕特英雄们一一握手，口里说着：“沙拉木，牙克西吗！”

（你好）然后走到蹲在墙角，两手被捆绑着的被捕特务面前，鄙夷地看了一眼，转过身来亲切地问一个四十多岁，红红的脸，额头有几道皱纹，精亮的鹰一样眼睛，结实身材，胳膊上裹着绷带的捕特英雄哈萨克拜：“怎么发现的，怎么抓住的？”

哈萨克拜忘了伤口疼痛，眉飞色舞地讲了起来：“今天下午二三点钟，我骑着马由阿帕尔到县城去……”

阿帕尔草原上，哈萨克拜骑着一匹大黑马，洋洋得意地左瞧瞧右望望，边走边唱着哈族歌曲，声音嘹亮，响彻四野：

“天山引来天河水，
伊犁河谷闪银光。
牛羊遍野齐欢叫，
稻麦瓜果争飘香。
啊，黄金的河谷！
啊，幸福的河谷！”

维、哈、锡、汉、回各族人民，
团结、友爱、勤劳、勇敢，
建设社会主义人间天堂，
保卫伟大祖国神圣边疆！”

忽然他发现对面远远走过来一个人，身穿黄色衣服，头戴便帽，手提帆布提包。他勒马凝眉想了一下，策马迎上前去，拦住行人。这人身材高大，头颅滚圆，络腮胡子，目光炯炯，年约四十岁上下。

“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哈萨克拜问。

“由县城来，到兵团去。”行人答。

“兵团那么远，你怎么步行走？”

“车在县城坏了，想搭汽车未搭上。”

“有牌牌子吗？”

“什么牌牌子？”

“通行证。这是边防地带！”

“有、有。”行人掏出通行证，“没通行证还行。”

哈萨克拜接过，念道：“乌斯满、哈族、四十二岁……”

他又细细看了一下印章问道，“你这通行证是哪里开的？”

“伊犁公安局。”

“伊犁哪个公安局？”

“伊犁公安局，就是伊犁公安局，还有哪个？”乌斯满反问。

“有州局，有地局，有县局，有市局。”

“这个，这个……”乌斯满答不上来了。

“哪个？哪个？”哈萨克拜紧盯着追问。

“是州局。不，是县局。”

“怎么盖的是市局章子?”

乌斯满无言以对。

“你究竟是由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

“我们都是穆斯林，看在胡大的面上，你把路条还我，放我走吧!”乌斯满双手绺了一下胡子。

“少说废话，胡大也不宽恕穆斯林里的‘卡盆’(叛徒)，跟我走!”哈萨克拜命令着。

“我们都是哈萨克人。”乌斯满苦苦哀求。

“哈萨克都是好样的，绝不容许出卖国贼!跟我走!”

“我不走，你能把我怎样!”乌斯满强硬起来。

“你不走，我就对你实行专政。”

“什么叫专政?”

哈萨克拜举起一只拳头说：“这就叫专政!”

乌斯满打量了一下哈萨克拜，由提包里取出一叠人民币，对哈萨克拜说：“你放我走，我都给你。”

“放你走?!”哈萨克拜轻蔑地说：“大霸权主义可以收买民族败类，收买不了真正的哈萨克。跟我走!”

乌斯满神色一变，掏出枪来，象恶魔一样抓住哈萨克拜的马缰绳：“下来!不下来就打死你!”

哈萨克拜顺从地下了马，接着猛扑过去抢枪，乌斯满一闪身，哈萨克拜扑了个空，乌斯满趁机夺了哈萨克拜的马，一手拿着枪对准哈萨克拜，侧身走了十几步，骑上马，说了声：“到兵团去取马!”两腿一夹跃马向西跑去。

哈萨克拜望着乌斯满的背影，气急败坏地大喊：“捉特务呀!”跑步向前追去。

斜面过来一个拉芨芨草的大车，上面坐着三个手持镰刀

的锡伯族青年，哈萨克拜指着跑过去的乌斯满说：“是特务，还有手枪！”

三个锡伯族青年，立即停车卸马。哈萨克拜拉过一匹拉套的枣红马，接过一把镰刀，跳上光背马，向西追去。

剩下一匹雪青辕马，三个锡伯族青年都争着要骑上去追捕敌人。

“我去追！”一个矮胖青年说。

“不，你留下看车，我去追！”一个高个子，年龄大一点的青年说。

“我去追，你报告公安局去！”一个瘦个青年说。

“你报告去！”高个青年不等瘦个青年答话，骑上马就要跑。

瘦个青年一纵身，跃上马屁股，抱住高个青年的腰，两人一匹马，随后追去。

矮胖青年无可奈何，丢下大车，向县城跑去。路上遇到三部手扶拖拉机，他指着马跑的方向，高喊：“捉特务去！”

三个维族拖拉机手闻讯，调转车头加大油门尾追下去。

哈萨克拜策马越过一个打麦场时，追上了乌斯满，他大喊：“站住！阿肯奥斯肯（他妈的）！”

打麦场上正在劳动的各族人民都停下手里的活，注目而视。

乌斯满转向南，躲过对面走来的两辆毛驴车，又转向西。哈萨克拜迎头赶上，想抓他的缰绳。乌斯满用枪一挥说：“你要命不要命？！敢靠拢来，我枪崩了你！”

哈萨克拜抛出手中镰刀，向乌斯满猛砍过去，未掷中。乌斯满回身向哈萨克拜开了一枪，子弹“嗖”地一声，由哈

萨克拜的肩膀上飞过。哈萨克拜下马拾起镰刀，上马追过去又把镰刀抛出去，将乌斯满的帽子削掉了。乌斯满回身又是一枪，子弹“嗖”地由哈萨克拜耳边擦过。哈萨克拜毫不畏惧，继续追赶。口里高喊：“抓特务呀！抓特务！”

打麦场上的各族人民听到枪声和喊声，已知道了是怎么回事。手拿镰刀，木铰，铁叉，木棒等一切能拿到手的東西，呼啸着追赶上来。赶石滚的人急忙卸下马匹，骑上猛追。几条大狗狂吠着跑在前面。

骑在一匹马上的两个锡伯族青年，马一打前失，摔了下来，大个子青年爬起来，跃上马，丢下瘦个子青年，飞奔而去。

哈萨克拜追乌斯满到一条干沟。干沟里到处是卵石。哈萨克拜跳下马来，脱下头上戴的哈萨克镶着黑条纹的高筒卷沿白毡帽，拾了一帽子卵石，上马又追。快追上乌斯满时，由后面用卵石猛打，乌斯满开枪未打中哈萨克拜，哈萨克拜连续用卵石猛击，一石子打在乌斯满脊背上。乌斯满一皱眉头，回身一枪，将哈萨克拜左胳膊打伤，鲜血流了出来。哈萨克拜捂住伤口边追边高喊：“你跑不了啦，前面有解放军堵截，后面有民兵追赶，快投降！”

远处，在辽阔的草原上，有五座毡房，象一团蘑菇似的围成一团，旁边拴着十几匹马，有两只狗在毡房门口跑来跑去，稍远一点，有三十几只牛在啃草，在中间一个毡房里，有二十来个年岁不等的哈族男人，沿毡房坐成一圈，举杯在为新婚的民兵班长努尔别克祝酒。他们面前铺着条布单，上面摆满了馕茶、方糖、饼干、糖果、羊肉、抓饭。铁花衣箱上摆满了绣花枕套、围巾、头巾，周围毡墙上挂满了花呢女上衣、

百褶裙、的确良衬衫、条绒布料、毛布料、的确良布料……等礼品。门边一个老人眯缝着眼睛弹着冬不拉，高兴地唱着：

“有本事的男子汉在马上看，
有本事的丫头在枕头上看。”

外面忽然传来“阿旦！阿旦！”（追呀！追呀！）的声音。老人一怔，急忙提着冬不拉走出去站在毡房门前，一手遮着太阳望着远远跑过来的人马，自言自语地说：“是赛马？不象；是叼羊？也不象”。

“是坏人，报公安局去！”哈萨克拜跑到老汉跟前，气喘喘地说，然后跳下马来向毡房里面喊道，“努尔别克，枪！枪！”

努尔别克闻声，由毡墙上取下50式冲锋枪走出毡房，其他人也跑了出来。

“怎么回事？”努尔别克一见哈萨克拜负了伤，便紧问道。

“大霸权主义打了我一枪，跑了！”哈萨克拜忿恨地指着一直向西跑的乌斯满说，“把枪给我！”

“你受伤了，我去追！”

“那不行，我已四十多岁了，死就死了，你还年轻，刚结婚，我要亲手打死他！”哈萨克拜夺过枪来，由栓马桩上，解开一匹黄色壮马，跃上马背，把枪架在鞍子上，象箭似地向乌斯满追去。

乌斯满跑出三五百米远了，朝毡房开了一枪，对追上来的群众说：“你们不要追，你们都是年轻人，再追吗，我打死你们！”众人们稍稍离的远了一些，但仍然尾追不放。

前面出现了一条沟渠，挡住去路。乌斯满掉转马头向北沿着沟跑，哈萨克拜由东面赶来，到沟渠边一跃而过。不一会乌斯满来到哈萨克拜过沟渠处，口里对马说着：“快到边境啦，使劲！使劲！”两腿一夹，纵马跃了过去。

哈萨克拜这时已跑到乌斯满前一百多米远了，在一个斜坡上停了下来，端着枪等着乌斯满，乌斯满放慢了速度向哈萨克拜走来。

“你逃不掉啦！到处是民兵。”哈萨克拜高声说。

“哎，你为什么缠住我不放？！你朝天上看！”

乌斯满离哈萨克拜只有五十米了。

“看了又怎样？”哈萨克拜傲然地向天上看了一眼。

“你看见太阳了吗？”

“看见了。”

“你下次再也看不见了！”

“你打死我也逃不脱。”哈萨克拜跳下马来，隐身在马的前胸后面，把枪放在马脖子上。

乌斯满一步一步向前走来。距哈萨克拜只有三十米了，追上来的群众纷纷高喊：“快开枪打死他！”“抓活的！”“打马不要打人！”

乌斯满“叭”的一枪，将哈萨克拜的马前肋打伤，马惊跑了，把哈萨克拜摔倒在地上。哈萨克拜装着受伤的样子，抱着枪就势一滚，滚下斜坡。乌斯满纵马由哈萨克拜身边跑过。哈萨克拜举起枪来，“叭、叭”两枪，子弹由乌斯满的马前胸穿过，血流了出来，马停住了。乌斯满回过身来向哈萨克拜又开了一枪，没有打中。哈萨克拜端着枪向乌斯满冲去。乌斯满策马继续向西逃，马颠着向前跑了几步，跑不动

了。后面群众陆续赶来，有骑马的、有骑驴的、有骑牛的，有哈族、也有维族、汉族、锡伯族、回族，有男人，也有女人，有七十多岁的老汉，也有十多岁的娃娃，手里拿着各式各样的“武器”，将乌斯满团团围住。高喊：

“交枪！”“投降！”

“交了枪，你们打我！”乌斯满紧握手中枪。

“交枪不打！”众喊。

“别喊，我抽棵烟。”乌斯满点着一棵苏联纸烟，边抽边寻思，把枪口对准自己的头，又放了下来，叹了一口气说，“唉！死了白搭一条命，还是活着好！”他把枪在手上颠了一颠。

“不交枪，就打死你！”哈萨克拜把枪栓拉得哗哗响。

“哎，等等，我交枪，投降！”乌斯满把枪抛了出来。

群众一拥上前，将乌斯满两手捆住。

一个高个子锡伯族青年，跳下马来，把乌斯满的手枪拾起，取下梭子一看，只有一颗子弹。他扣枪机，“叭”的一声，子弹打在身边草地上，冒起一股烟。

“给自己预备的！”另一个锡伯族青年说。

“你叫什么名字？”

“谁派你来的？”

“干什么勾当来的？”

群众忿怒地纷纷追问，乌斯满巴搭着眼睛向周围看了一下，说：“你们不要问，和你们政府讲！”

“不和他啰嗦，把他送到派出所去！”哈萨克拜说。

众人把乌斯满放到一部小驴车上，由哈萨克拜和高个锡伯族青年押着向胜利公社走去。



维古尔局长，在听哈萨克拜讲完捕捉大霸权主义特务乌斯满的经过后，热烈地鼓掌。

“祝贺大家为国家立了一功。”维古尔抱拳向大家说，然后握住哈萨克拜的双手：

“你真称得起哈萨克族的英雄！”

大家热烈鼓掌。

维古尔局长对哈萨克拜说：“走，跟我们一起坐上车，把你送到县人民医院去！”又转过身来鄙弃地望望乌斯满，对侦察股长关连才说，“把他带回县局去！”

维古尔局长与大家一一握手，与哈萨克拜、热木扎、韦钦海，走出派出所，坐上吉普车向县城开去。后面，关连才带着两个民警，押着乌斯满乘另一辆吉普车尾随在后。

西方，一轮血红的太阳，渐渐下沉。

二

清晨，维古尔局长办公室。墙上挂着一张三万分之一的《伊犁自治州直属市、县图》。

维古尔局长坐在写字台后，正在凝神起草报告。电话铃响了。他停下笔，抓起耳机。

“你哪？……噢，你州局吗？我是维古尔啊！……敌人很顽固，连夜突击，还没拿下来！有进展一定及时汇报……再见。”

维古尔刚一放下电话耳机，预审股长司马益面带笑容，迈着轻快的步子走了进来。